

第五章 1992年5月運動之發展歷程

1976年10月政變團體之後指派文人他寧(Thanin Kraivichien)為首相，軍方選擇他的理由是他缺乏政治勢力，易於掌控，另外的理由是他是個忠實的反共者。¹不過，繼任的他寧政府，雖然是文人政權，但卻強烈禁止各類型的政治活動，有關馬列主義思想的出版品亦被全面禁止或銷毀，戒嚴令再度實施，各種遊行與集會結社活動皆被禁止。²他寧剛硬的手段及粗糙的政策，迫使更多學生及左翼份子投入叢林，加入共產黨的解放運動。

最後，軍方認為他寧間接助長了共黨的勢力，而在1977年10月再度發動政變將其推翻，由克立安薩(Kriangsak Chomanand)接任首相。在其統治下，政治氣氛重回溫和路線。為了緩和政治緊繃狀態及舒緩社會壓力，他在1978年公佈了較為自由開放的憲法取代1977年憲法，議會回歸兩院制，一是民選的眾議院，一是由政府指派的參議院。克立安薩在1977年接掌政權之後，開放了較多的政治自由，因此，學生又得以在校園中討論民主自由議題。

1976年後的軍方再介入政治，特別是1980年代期間，和從前沙立及他儂統治下的政權有著顯著的改變，軍方逐漸採用較溫和開放的態度及政策來緩和政治上的緊繃氣氛。特別是普瑞姆(Prem Tinsulanonda)接替克立安薩後，在試圖建立一穩定的議會民主之下，創造了更自由開放的環境。

到了1988年3月，當首位自1973-1976年民主實驗期後上任的民選首相察猜(Chatichai Chunhawan)接替普瑞姆政權後，一般都認為泰國已走向穩定的議會民主時代。孰料在1992年5月又再度爆發軍方鎮壓群眾的流血事件。

本章將檢視泰國學生在這一階段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有著什麼樣的重要性，以及其如何從1970年代的民主改革先鋒轉型成為輔助中產階級及其它各階層組織的角色。

¹ Clark D. Neher,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ailand," *Asian Survey*, Vol.32, No.7, July 1992, pp.592-593.

² Marian Malle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October 76" Coup," in Andrew Turton, ed., *Thailand: Roots of Conflict* (Nottingham: The Russell Press LTD., 1978), pp.82-84.

第一節 5月運動之背景

一、「大和解」時期

在1976年10月政變之後，軍方奪回政治權力，政局又重回1973年前的威權統治狀態。不過，隨後於1977年10月對他寧政府的政變的結果顯現出一種與過去官僚政體中軍文關係相當不同的模式，接任的克立安薩軍事政權很明顯的與過去的軍事獨裁政權不同，克立安薩是1932年以來第一位未曾擔任過第一軍區司令及陸軍總司令等要職而出任軍事政權首相的人。克立安薩嚐試去顛覆傳統泰國軍事政體威權統治的刻板印象，他爭取日益茁壯「市民社會」力量的支持來做為其政權的基礎，以建構一個軍人文人關係和諧的政權。³

克立安薩透過兩種途徑來鞏固其所建構的溫和軍人政權：⁴

(一)、他首開軍事政權運作民主機制，並且正面回應人民政治參與要求的先例。克立安薩透過開放政黨活動、取消新聞檢查，允許言論自由等民主手段，換取官僚體系外部力量的支持，來做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

(二)、積極進行官僚政體內部意識形態與權力分配的協調，促進軍人與文人關係的和解。克立安薩對涉及1976年事件的軍方人士，不論右派或左派，一律予以特赦；事件中被捕及等待審判的學生與民眾，也都獲得立即釋放，而特赦令也適用於共黨分子，企圖藉由這樣的方式來營造出一種全國「大和解」(great reconciliation)的氣氛。⁵

不過，由於克立安薩並未加入任何政黨，導致了其在國會的基礎相當薄弱，許多政策也因缺乏政黨及議員的支持而無法順利推動，再加上無法有效處理當時因國際油價上漲而引發的通貨膨脹問題，使得民眾及「少壯派」軍方對其皆有所

³ Nitom Rat-amarit, *Sangkorn Karnmung Thai: Panha, Naewnome, Lae Nayobai* (Thai Socie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cies) (Bangkok: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52-155.

⁴ 陳佩修，泰國的軍人與文人關係，頁96-97。

⁵ 為營造這種「大和解」的氣氛，克立安薩於1979年發佈第66/2522號法令，對政治情勢採和解策略，宣佈特赦進入叢林的學生運動及左派分子，使其能回歸主流社會過正常生活。

微詞，最後，惡化的經濟狀況及外交政策問題讓克立安薩在 1980 年 3 月下台，由陸軍總司令普瑞姆接任，國王及少壯派的軍方領袖(the young turks)對此皆表示支持。⁶

克立安薩的「大和解」策略，讓 1976 年 10 月運動後，逃入叢林及加及 CPT 的學生有機會重回主流社會，繼續過其正常生活或參與政治改革活動，而克立安薩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對學生運動開啟的日益茁壯市民社會力量的一種讓步，他知道光是藉由威權高壓的統治，絕對無法取得人民的支持。

二、「半民主」時期

1980 年 3 月，普瑞姆接替克立安薩成為首相，並開始出現了不同以往軍事政權的政治轉型過程。普瑞姆開啟了泰國「開放政治」(Open Politics)時期，雖然普瑞姆出身於軍方背景，但他允許文人參與其政府並且推動穩定且民主的政治制度。⁷

許多泰國研究學者經常將 1980 年代的泰國政治稱為「半民主」時期 (half democracy)，而所謂的「半民主」時期，在法理上是以泰國憲政史上效力最長的 1978 年憲法為依據，它從 1978 年一直沿用至 1991 年；而在實踐上則是指克立安薩路線延續至普瑞姆政權 (1980-1988) 這一段時期的泰國政治。⁸

普瑞姆接任首相後，延續了克立安薩時期採行較溫和寬鬆的路線，而這樣的政治氣氛，可說是相當有利於官僚外部力量的發展。在其長達 8 年多的執政期間內(1980-1988)，在三次的國會大選過後，皆被推舉為首相，他民主、開明的風格，相當獲得人民的愛戴及國王的支持，並幫助他渡過了兩次的軍事政變。⁹他於 8 年多的任期內，相當成功地落實了 1978 年憲法中追求的「半民主」精神，為日

⁶ Clark D. Neher,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ailand," *Asian Survey*, Vol.32, No.7, July 1992, pp.593-594.

⁷ Barbara Leith LePoer, ed., *Thailand: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49.

⁸ 陳佩修，前揭書，頁 98。

⁹ 少壯派軍官曾在 1981 及 1985 年兩度試度發動軍事政變，幸賴泰王的支持，普瑞姆才得以渡過危機。

後泰國的民主化奠下基礎。

普瑞姆持續領導聯合政府直到 1988 年為止。1988 年 7 月的國會大選結束之後，由於普瑞姆主張政府應該回歸政黨政治，因此他拒絕再次出任首相，而將政權和平移轉至在國會大選中獲得多數席次的多數黨領袖，泰國黨黨魁察猜 (Chatichai Chunhawan)。這是自 1976 年之後，泰國首度以民主選舉的方式來和平移轉政權，而察猜也是第一位以民選議員的身份，自軍事政權手中和平接管政權的首相。這樣的情況，讓社會各界對其懷抱著相當大的期待，盼其能終結軍事統治，持續泰國的民主發展之路。

綜觀普瑞姆時期，軍方仍然是最有勢力的階級，不過，也出現了若干變化：首先是派系間衝突的深化，內部凝聚力不若以往；其次是政變已不再被視為接掌權力的最適當方式。

三、1991 年 2 月政變

1988 年 3 月，首位自 1973-1976 年民主實驗期後上任的民選首相察猜接替普瑞姆政權後，一般都認為泰國已走向穩定的議會民主時代，1988 年到 1991 年間，多數人民逐漸認為政變已是過去政治環境的產物。

接替普瑞姆繼任的察猜，相當致力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在他的 45 名內閣成員當中，有 33 人為商人背景，佔了內閣的 73%，比例相當的高。¹⁰重商的結果，使得泰國經濟在 1988-1990 年三年間皆維持相當高的成長率，不過，由於許多政府要職皆由富有的銀行家及企業家出任，因此，察猜被批評有貪污的嫌疑。¹¹貪污舞弊問題成為察猜政權的最大弊端，也成為之後軍方發動政變的藉口。

更嚴重的是，察猜與軍方間的關係因彼此間的不信任而日益惡化，1991 年 2

¹⁰ Pasuk Phongpaichit and Chris Baker, *Thailand: Economy and politics* (Bangkok: Asia Book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39.

¹¹ Larry A. Niksch, "Thailand in 1988: the Economic Surge," *Asian Survey*, Vo.29, No.2, February 1989, p.168.

月，察猜任命亞錫(Arthit Kamlangek)為國防部副部長，由於亞錫是”Class 5”¹²軍方領袖的主要政敵，因此此舉激怒了軍方，並認為這是察猜政權對軍方勢力的挑戰。¹³

於是在 1991 年 2 月，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順通(Sunthorn Kongsompong)及蘇欽達(Suchinda Kraprayoon)發動政變，再度由民選政府中奪回政權，其對外宣稱政府官員的腐化是導致政變的主要原因，在此次政變中，軍方逮捕察猜，廢止 1978 年憲法、解散國會與內閣、實行戒嚴並限制政治自由，但並未禁止政黨活動及廢止 1981 年的政黨法。¹⁴順通隨後並成立了「國家和平維護會議」(National Peace Keeping Council, NPKC)，接管政權。

察猜政權短暫的三年執政中，在「半民主時期」中泰國的民主發展，相當可惜的未能進一步地落實，反而因為軍事政變而受到中止。在 1991 年政變落幕之初，多數泰國的中產階級並未對此感到相當大的震驚，甚至認為這是泰國民主在進一步發展之前，所必然出現的現象。¹⁵而泰國新聞媒體及西方的外交界人士似乎也都樂見弊端叢生的察猜政權遭到替換。另外不少平民也厭惡猜察政府包庇大企業家的態度，同時更憎恨貪污的內閣成員，因此對此次的政變並未大力排斥。

16

但學生、知識分子及許多壓力團體則對 1991 年 2 月政變感到相當不滿，他們認為這次的政變已經嚴重地危及了泰國的民主發展，因此，他們要求政府應立即取消戒嚴、撤除對政治集會的禁令，並儘速舉行大選。為了安撫民眾，NPKC 承諾將會儘速舉行國會大選。¹⁷

NPKC 也獲得泰王承認取得正當性，並促成「國家立法議會」(National

¹² 指軍校第五屆畢業生。

¹³ Suchit Bunbongkarn, “Thailand in 1991: Coping with Military Guardianship,” *Asian Survey*, Vol.32 No.2, February 1992, pp.132-133.

¹⁴ 中央日報，民國 80 年 2 月 25 日，第 5 版。

¹⁵ Prudhisan Jumbala and Maneerat Mitprasat, “Empowerment and Environment,” in Kevin Hewison,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7), p.204.

¹⁶ Neher, *op. cit.*, p.596.

¹⁷ Suchit Bunbongkarn, *op. cit.*, pp.131-133.

Legislative Assembly)來負責制訂臨時憲法與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同年3月,NPKC任命資深外交官安南(Anand Panyarachun)擔任臨時首相,並預定於11月通過新憲法,於隔年3月舉行國會大選。由於安南被認為是較開放及反軍方人士,因此他被任命為首相的消息讓一般人感到相當驚訝。不過,安南政府之後被視為是泰國史上最有效率的政府之一。¹⁸

「國家立法議會」通過的第一次憲法草案內容,國會採單一院制,且國會議員全數由任命方式所產生,政府官員或軍官可以兼任內閣閣員職位,如此一來,有利於軍人介入政治,整個草案其實也仍帶有軍事獨裁本質的色彩,因此,馬上引起了許多民眾的不滿。1991年11月19日,在「泰國學生聯盟」(Student Federation of Thailand, SFT)及「大眾民主鬥陣」(Campaign for Popular Democracy, CPD)的號召之下,約有五萬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群眾,來參與為爭取民主憲法的大遊行,規模之大,是1976年「十月事件」以來所罕見的。¹⁹

總而言之,1991年2月政變之後,人民開始對軍方對交出政治權力成立民主政府的決心產生懷疑。1991年12月,新憲法公佈,不出所料,其賦予NPKC極大的特權,包括提名首相及指派參議員的權力。這樣的結果造成了人民極度不滿,並開始組織示威抗議活動。為了平息民怨,蘇欽達公開表示他及任何NPKC領袖在大選之後,皆不會出任首相職位。²⁰

在1992年3月的大選中,NPKC及其聯盟取得小幅勝利,而儘管先前曾經承諾不會接任首相職位,蘇欽達仍被推選為新任首相,其所提之內閣名單同受爭議,大部分皆為沒有政治經驗的企業家及軍方人士。

泰國人民視此事件為蘇欽達的二次政變,直接背離民主的道路,因此,由學生及中產階級發起的群眾示威抗議活動不斷持續著,要求蘇欽達下台。²¹

¹⁸ Neher, *op. cit.*, p.599.

¹⁹ *Bangkok Post*, November 20, 1991, p.1.

²⁰ Neher, *op. cit.*, p.599.

²¹ *Ibid.*, pp.600-601.

第二節 5月運動之組織

相對於 1973、1976 年的學生運動，以往由學生為主軸策劃的群眾運動，在 1991-1992 年間，由於在社會各階層及組織皆動員參與對抗軍事獨裁的情況下，整個抗爭活動並非、且無法由單一、同質性的團體所主導，不管是學生、中產階級或是工會、NGOs 等，都不是單一的領導角色。

1992 年 5 月的抗爭過程，有時為學生所主導，有時則為中產階級或是其它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並不固定。這意謂著，1973-1976 年間學生運動所帶來的民主意識已成功地散播於社會各階層中，學生不再需要如以往一般，一直站在抗爭的最前線，擔任領導的工作。

而 1991 年 2 月政變攻擊的目標很顯然的不僅僅只是針對察猜或是貪污腐敗的政客，事實上，它同時也想一舉改變由文人所主導的議會政體，重新建立由軍人所主導的政府，軍方企圖毀壞憲法、議會及文人政府，來維持一個保守的資本主義國家。²²

隨著 NPKC 長期執政的政治野心及企圖愈來愈明顯時，也吸引了更多的群眾與組織來加入抗爭的行列。學生組織 SFT、對 1991 年憲法的不滿與批評而組成的 CPD、為監督 1992 年 3 月大選而成立的「選舉觀察團」(PollWatch)、5 月運動中的「民主同盟」(Confederation for Democracy, CFD)、以及中產階級都凝聚了廣大的人民力量。

一、「泰國學生聯盟」(Student Federation of Thailand, SFT)

SFT 成立於 1984 年，是自從 NSCT 崩解之後，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其主要宗旨與目的為聯合各大學的學生團體、組織學生運動並增強學生的影響力，協

²² Kevin Hewison, "Political Oppositions and Regime Change in Thailand," in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edited by Garry Roda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80-81.

調不同團體間的活動、並嚐試為國家問題找出應對的方案。²³

SFT 從 1991 年 2 月政變開始，即開始形成反對的力量，而在 1992 年 5 月運動中，除了組織學生的抗議活動外，SFT 亦參與並支援其它民主團體，如 CFD 及 PollWatch。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學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心力，雖然不若以往為單一的主導團體，但其力量仍然是不容忽略。

許多分析都顯示了 1991 年的 2 月政變其實是為泰國人民所樂見的，許多人甚至還相當感謝 NPKC 為其推翻了惡名昭彰的察猜政府。²⁴在安南任命其內閣之後，得到更多的支持，因為這次的閣員名單包含了眾多的商業及技術精英，而使得這次的政變被稱為「技術專家的政變」(coup de technocrats)。²⁵

對於此次政變的正當性，兩大市民社會組織在政變後，立即表示了其反對的立場：其一為「人民組織」(People's Organizations, Pos)，如 SFT、工會及貧民所組成的團體等，其二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如 CPD。²⁶POs 所持的理由相當直接有力，他們認為從來沒有政變是為了勞工及大多數的人民的福祉而發動。²⁷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工會可說是最基本的組織單位，但在泰國，每當專制獨裁的軍人透過政變掌權後，其第一個要打壓的往往就是勞工組織，使得工會亦不歡迎這次的政變。²⁸

當蘇欽達在 1992 年 4 月 7 日成為首相後，他很直接地反對要求制訂民主憲法的民眾運動，蘇欽達不但違背了自己在之前所做出的承諾，出任首相，同時，他還企圖延續且擴張 NPKC 的權力。

最初的群眾動員並不是十分的有效率，SFT 曾在 4 月初時舉行了一場示威活動，但由於蘇欽達的軍人政權採取了許多不同的策略來對付示威抗議的團體，使

²³ *The Nation*, August 6, 2000.

²⁴ Anek Laothamatas, "Sleeping Giant Awakens: The Middle Class in Thai Politics," *Asian Review*, 1993: 7, pp.100-101.

²⁵ *Asian Business*, April 1991, p.16.

²⁶ William A. Callahan, *Imagining Democrac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p.113.

²⁷ Somsak Kosaisuk, *Labor Against Dictatorship*, (Bangkok: Labor Museum Project, Arom Pongpangan Foundation, 1993), p. 131.

²⁸ *Ibid*, p.86.

得這次活動並未達到很好的效果。

而對蘇欽達軍事政權不滿的公眾情緒可以追溯到前國會議員查拉(Chalard Vorachart)的絕食抗議活動，當查拉獲悉蘇欽達出任首相的消息時，他馬上在曼谷的議會大廈前展開絕食抗議的活動，要求蘇欽達下台。²⁹在泰國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的絕食抗議事件，³⁰這次的事件同樣吸引了全國的關注，而其所帶來的作用，除了欲迫使蘇欽達下台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要鼓動民主支持者站出來爭取一個較為民主的政府。這次的絕食抗議結果相當的成功，這種非暴力形式的抗爭，得到了絕大多數人民的認同與支持。

一名SFT的幹部指出，在查拉的禁食活動開始之前，SFT原本認為至少需要6個月的活動時間，才能迫使蘇欽達下台，但查拉的絕食抗議增加了民眾的向心力，使群眾的力量更為強大，³¹連曼谷市市長詹隆(Chamlong Srinuang)亦受到其精神感召，加入其中。³²

二、「大眾民主鬥陣」(Campaign for Popular Democracy, CPD)

1991年的憲法草案，被認為比1978年「半民主」時期的憲法更加獨裁，並且可能導致真正的議會專制。1991年憲法允許首相可不經由民選而擔任，另外，還賦予NPKC指派參議院的大權。³³這樣的情形引發了來自各界對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挑戰及抨擊。

對此，在1991年4月19日，由來自SFT及其它19個代表勞工、學界、貧民、女性、教師、NGOs及人權的組織，共同組成了「大眾民主鬥陣」(Campaign for Popular Democracy, CPD)，來合作凝聚力量，並協調各組織間的意見，以推動民主憲法的產生。³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當蘇欽達出任首相時，CPD即決議要以

²⁹ 查拉原本的絕食抗議活動預計要進行到蘇欽達下台為止，但NPKC介入並將他逮捕。

³⁰ 絕食示威的方式在1973及1976年的學生運動中亦皆出現過。

³¹ William A. Callahan, *op. cit.*, p.119.

³² David Van Praagh, *Thailand'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 Inc., 1996), p.245.

³³ William A. Callahan, *op. cit.*, p.116.

³⁴ *Ibid.*, p.114.

非暴力的方式來反對蘇欽達上任。³⁵

CPD嘗試讓憲法成為公眾討論的議題，並於1991年6月24日，亦即推翻絕對君主制的紀念日當天，與來自於曼谷及各地的組織團體，共同向國會提出一份「民主憲章」(Democratic Charter)，要求改革憲法。³⁶

在其它各種批評NPKC的方式都被嚴格禁止之下，CPD扮演了延續民主議題、避免人民遺忘的功能，它有幾點較為特殊的活動模式與作用：首先，它組織了公共論壇，邀請各界來評論1991年的憲法；其次，它在各政黨、POs、及NGOs等中間扮演協調的角色，成為協調全國活動的指揮；第三，和以往大規模群眾運動相當不同的地方是，CPD所提倡的是和平抗爭，組織非暴力的集會來避免暴力與衝突。³⁷

在1991年的後半年度，SFT及CPD再一次站在反NPKC活動的最前線，來抗議新憲法，同時NGOs也利用其在鄉村地區的發展網絡，提供村民新憲法的相關訊息，並與村民針對這個問題發起多次的反對活動。³⁸

各界對新憲法不民主條款的批評，在1991年11月19日達到高峰，近70,000名的抗議者聚集於Sanam Luang，向政府施壓，規模之大是1976年10月學運以來最大的抗議行動。³⁹為了要平息這次的示威活動，蘇欽達宣佈將降低參議員的人數與權力，並承諾他將不會角逐及出任下一任的首相職位。⁴⁰儘管許多民眾依然對新憲法草案感到相當不滿意，但議會最終還是批准通過，並預訂於1992年3月舉行大選。

³⁵ *The Nation*, June 4, 1992.

³⁶ *Bangkok Post*, June 25, 1991.

³⁷ Suthy Prasartset, "The Rise of NGOs as a Critical Social Movement in Thailand," in *Thai NGOs: The Continui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edited by Jaturong Boonyarattanasoontorn and Gawin Chutima (Bangkok: Thai NGO Support Project, 1995), p.132-133.

³⁸ William A. Callahan, *Imagining Democracy: Reading "the Events of May" in Thailan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p.117.

³⁹ *Ibid.*

⁴⁰ *The Nation*, April 8, 1992.

三、「選舉觀察團」(PollWatch)

為了要確保 1992 年 3 月大選的公正及公平，安南政府於 1992 年年初設立了一個名為「選舉觀察團」(PollWatch)的組織，來監督此次的選舉，安南並指派了 CPD 的副主席 Gothom Arya 來擔任總召。PollWatch 在大選來臨前的這段期間內，共由全國招募了約 30,000 名的自願者，來參與監督的工作，多數來自於 POs 及 NGOs 等的成員，而大學生更是相當積極的參與，參與人數為 13,594 人，佔了總數的 45.5%。⁴¹

由於買票的盛行，PollWatch 的成效受到媒體的高度關注，也成為全國的焦點，而約 30,000 名的自願工作者，及其身旁之人，也直接或間接地受到 PollWatch 的影響，認知民主的參與並不僅是在投票日參與投票而已，透過民主參與，人民同時也可以針對政策進行批評與討論，包含憲法的內容及起草程序在內。

更重要的是，PollWatch 讓來自各個不同階層與不同背景的人，共同分享民主的經驗，不僅擴展了 NGOs 及 POs 的發展網絡，同時也增加了各團體間合作的機會，例如，SFT 在政府的規範之下，原本僅代表 17 所公立大學，但透過 PollWatch，SFT 得以和來自私立大學及師範學校的學生組織合作，使其能和超過 200 個院校的上萬名學生在民主議題上努力。⁴²

在蘇欽達下台後，學生、勞工及其它非政府組織團體到議會要求修訂憲法，PollWatch 也再度在稍後 9 月的大選中發揮其影響力，動員了將近 60,000 名的自願者來監督選舉。安南稱讚 PollWatch 的成就，並認為其作用不僅在於選舉的監督上，更重要之處是 PollWatch 讓全國的民眾有機會動員起來，來參與民主政治的過程。⁴³

⁴¹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arch 1992 (Bangkok: Yellokanphim Chamkat, 1992), p.172.

⁴² Suthy Prasartset, *op. cit.*, p.127.

⁴³ *Bangkok Post*, September 4, 1992, p.22.

四、「民主同盟」(Confederation for Democracy, CFD)

當參與民主及反蘇欽達運動的群眾及團體愈來愈多時，其龐大的力量也更加難以組織及協調，使得之前的運動，在政黨及各團體間，有意見不同及衝突的情況發生，導致了整個運動力量的分散與弱化。因此，似乎有必要組成一個聯合的反對陣線，對此，學術界、學生團體、勞工、及 NGOs 等決定組成一個聯盟，來協調各團體間的事務及促進其合作與發展。

在 1992 年 5 月 14 日，26 個最為活躍的組織聯合組成「民主同盟」(Confederation for Democracy, CFD)，並由各界派出代表，讓力量得以維繫在一起，如來自「正義力量黨」(Palang Dharma Party)的曼谷市長詹隆，SFT 的 Prinya Thewanarumikul、學界的 Sant Hattirat、勞工代表 Somsak Kosaisuk、「10 月 14 日團體」(the October 14 Group)的 Weng Tojirakan、貧民區的 Prateep Ungsongtham Hata，以及查拉的女兒 Jittravadee Vorachart 等。⁴⁴

1992 年 5 月 17 日的群眾運動對蘇欽達政府造成了相當大的威脅，有太多的人民參與其中，而政府對群眾的敵意亦是相當明顯。一位參與者提到，雖然他們已為這次的活動做好準備，但並未料到會有大屠殺或是射殺行動的發生。⁴⁵很不幸的，軍方的鎮壓活動持續了四天，對人民造成極大的傷害。

在軍方於 5 月 17、18 日的血腥鎮壓之後，群眾運動的策略由原來的「進攻型非暴力行動」(offensive non-violent action)，轉變為 19、20 日在南甘杏大學的「防禦型非暴力行動」(defensive non-violent action)，來保護自身的安全。參與的群眾聚集於南甘杏大學內，並封鎖大學周圍的區域，約有 50,000 名的群眾仍繼續參與其中。⁴⁶

在軍方的暴力行徑停止之後，來自民間更多的非暴力抗議行動爆發開來，由 CFD 及 SFT 所領導的民主運動吸引愈來愈多民眾參與，而 NGOs 亦透過其發展網絡提供訊息給予民眾，使得反蘇欽達運動逐漸成為一個全民活動。各省的人民

⁴⁴ William A. Callahan, *op. cit.*, p.121.

⁴⁵ Somsak, *op. cit.*, p.92.

⁴⁶ William A. Callahan, *op. cit.*, p.123.

在 NGOs 及 PollWatch 成員的幫助之下，也紛紛組織示威遊行，特別是在 1992 年 5 月 18 日軍方開始射殺手無寸鐵的遊行群眾之後。

當抗議蘇欽達的示威活動在 5 月愈演愈烈時，軍方亦更加不妥協於民眾的請求，而使得原本的和平示威最終竟以流血屠殺收場，惡性循環再度上演。在 5 月 17-20 日的血腥事件之後，群眾抗議的對象由蘇欽達擴展到更深廣的層次，群眾要求在結構上的改變，因為他們不希望 5 月事件會如 1976 年 10 月軍方對學生的血腥鎮壓一般，使得政局再度回到威權體制之下。

民眾的目標已不僅是要蘇欽達下台，同時更為了要建立一個更為開放民眾參與的民主社會。在強烈的輿論壓力下，秦王於 1992 年 5 月 20 日出面斡旋，要求雙方理性克制，並保證將對此施予特赦。⁴⁷5 月 24 日，蘇欽達在群眾壓力及秦王的保證下宣佈辭去首相職務，之後在秦王的任命下，由安南再度出任臨時首相的職務。

五、「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隨著泰國工業化、都市化的加深，以及 1960 年代教育的逐漸普及，在官僚體系外也誕生了另一股新的社會力量—中產階級。Girling 認為，事實上在中產階級內一直都有民主意識在流動著，只是受到傳統的家族長式文化所限制，因此，在 1970 年代時，他們陷於自由民主及擔心一個較開放的社會將會造成不穩定局面的矛盾情緒當中，另外，當時的中產階級力量亦過於薄弱且不健全，立場在官僚、統治菁英及群眾間搖擺不定，因此，並未成為推動民主的力量。⁴⁸

而 1991 年 2 月的政變對商界及中產階級而言是相當樂於見到的，因為繼任的安南政府，採取和察猜政府相若的重商政策，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又少了過度的貪污腐化，因此商界對安南相當的支持。換言之，對他們而言，民選和非民選的政府對其並無太大的差異，只要不危及其利益，都可以接受。至於 1992 年 5

⁴⁷ *Bangkok Post*, May 22, 1992, p.3.

⁴⁸ J. L. Girling,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44-147.

月運動時態度的轉變，則是由於擔心軍人會直接干政，並企圖永久執政下去，因此，中產階級與商人才開始與反軍方的民主團體站在同一陣線。⁴⁹

Pasuk則指出资本主義在泰國及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Asia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的發展特質，他認為，有別於西方工業化的經驗，在泰國，中產階級擴張的速度快於勞工階層，逐漸擴張的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皆傾向學習國際的準則，因為他們相當依賴國外的資金、教育及技術等。⁵⁰隨著共產主義的消失，中產階級不再需要軍方的保障，另外，由於財富的增加，他們也逐漸能採取反軍方的態度，並與其它階層合作，中產階級為自己得到愈來愈多的財富，但卻沒有真正的民主感到可恥。⁵¹

1992年5月運動中的中產階級，包括了中小企業商人及專業經理人等，是抗爭活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群體，他們多數手持行動電話，使得新聞媒體稱此次的遊行示威是「行動電話暴動」(mobile-phone mob)。另外，根據泰國社會科學協會的調查，參與示威的群眾中，在教育程度方面，有52%教育程度在大學及以上；在職業別方面，80%為白領工作者、公務員與中小企業主；在收入方面，52%的月收入在10,000泰銖以上。⁵²另外，在年齡方面，有70%的人是介於20—39歲之間。⁵³

究竟中產階級具備有哪些特質呢？區分中產階級較為簡便的方法是藉由職業別來區分，多數學者將「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geoisie)、「技術專家」(technocrats)、「經理」(managers)、及「白領工作人員」(white collar staff)等視為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份子。⁵⁴從較廣義的範圍來看，中產階級則是指「資本家」及「勞動階層」以外的人，Prudhisan等人就泰國的情況，將中產階級區分為新、

⁴⁹ Prudhisan Jumbala and Chantana Banpasirichote, "Thai Middle Classes: Between Class Ambiguity and Democratic Propensity, in Michael Hsiao, ed., *Explor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2001), p.393..

⁵⁰ *Ibid*, p.392.

⁵¹ Pratumporn Vajarasathira, "Quote, unquote," *Bangkok Post*, May 24, 1992, p.31.

⁵² Anek Laothamatas, "Sleeping Giant Awakens?: The Middle Class in Thai Politics," *Asian Review*, vol. 7, July 1993, pp. 78-88.

⁵³ Sukhumbhand Paribatra, "State and Society in Thailand," *Asian Survey*, Vol.33, No.9, September 1993, p.889.

⁵⁴ Prudhisan Jumbala and Chantana Banpasirichote, in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393.

舊、及邊緣(new, old and marginal)中產階級。⁵⁵

表 5-1：顯示了這些中產階層所具備的不同特質，如教育、收入、居住地及職業等：

【表 5-1】階級普遍特徵 (%)

	資產階級 (Capitalist Class)	新中產階級 (NMC)	舊中產階級 (OMC)	邊緣中產階級 (MMC)	勞動階級 (Working Class)
平均月收入 (泰銖/月)	100,000	10-30,000	50,000	10-20,000	5000
教育程度					
●大學	52.9	62.8	37.3	62.5	5.3
●大學以上	13.7	25.6	1.6	5.2	1.9
受教育地點 (曼谷)	78.4	71.4	64.3	75.8	7.7
宗教信仰 (佛教)	98.0	94.4	97.6	95.2	97.6
居住社區類型					
●住宅區	51.0	22.2	13.5	21.9	22.2
●高級住宅區	13.7	9.2	3.2	4.8	1.9
曼谷本地人	68.6	52.8	57.1	40.9	2.9
父親職業					
●農	5.9	13.1	8.7	22.7	69.4
●商	31.4	25.3	49.2	26.8	10.0
●專業人員	11.8	16.1	2.4	6.3	1.0
抽樣數	55	360	126	269	207

Sources: Prudhisan Jumbala and Chantana Banpasirichote, "Thai Middle Classes: Between Class Ambiguity and Democratic Propensity, in Michael Hsiao, ed., *Explor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2001), p.398.

⁵⁵ *Ibid.*

從【表 5-1】可以看出三個不同類型中產階級的一些差異，如 OMC 與 NMC 及 MMC 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收入較高，但教育程度比較起來則是偏低；另外，資產階級與 NMC 擁有較相同的生活經驗，彼此特性較為接近；而幾乎半數以上的中產階級皆非曼谷當地人，特別是和資產階級比較起來，比例上仍有段差距，此外 MMC 有較大的比例是出身自農民家庭，這都顯示了階級的流動性。

參與 1992 年 5 月運動的中產階級，有很多人來自於 1973-1976 年間的學運世代，跟其它大多數人比較起來，他們有較多的政治經驗，並對民主的追求有著較大的熱誠。⁵⁶

1992 年 5 月的群眾運動在中產階級的加入下，成功的迫使蘇欽達下台，並帶動了大規模非政府組織的政治參與，使得政府部門不敢再忽視所謂的「民眾部門」(popular sector)。

⁵⁶ Prudhisan Jumbala and Chantana Banpasirichote, "Thai Middle Classes: Between Class Ambiguity and Democratic Propensity, in Michael Hsiao, ed., *Explor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outheast Asia*, (Taipei: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2001), p.387.

第三節 5月運動之影響

1992年的群眾運動，不再只以學生為中心，它由多個組織構成核心，包含了中產階級、學生、勞工、及貧民等。雖然為數最眾的中產階級擔任了領導的主軸工作，但這次的運動沒有單一的抗爭主軸，每個參與組織及個人都扮演關鍵的角色，缺一不可。

藉由科技之助，各活動組織透過傳真及行動電話等，來聯絡及交換全國各地的訊息，以協調抗爭的活動。常常可以見到一地的示威活動遭到軍方驅散後，另一地區很快又會出現新一波的抗爭。

5月運動之後，中產階級成為泰國政治舞台最具影響力的新勢力，但城市及鄉村的落差仍大。在將未經民選的蘇欽達及其軍人集團逐出政治舞台，並終止了其操縱「惡性循環」政治過程的企圖後，5月運動將泰國的政治發展再度導回到民主的路途上。

一、中產階級革命？

雖然不少學者與分析視5月運動為中產階級與軍方的抗爭，⁵⁷但實際上，抗議群眾應不僅侷限於中產階級。「許多人都談論到參與示威運動的中產階級及雅痞等，他們因隨身攜帶的用品，如手機，而很好辨認。但比較正確的說法或許應該是，抗議的群眾來自於各行各業。」⁵⁸

Anek檢視了中產階級、資產階級及實業家在泰國民主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發現在1973年前，這些中上階層若非在政治上採消極的態度，不然就是支持或是受益於軍方的威權政體。在得到經濟上的優勢後，他們多會把握機會

⁵⁷ 如1992年5月的*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封面題字為“Middle Class Revolt”；另外1992年6月*Newsweek*的副標題為“A bloody army crackdown fails to quiet the demands of Thailand's growing middle class”。

⁵⁸ Gotham Arya, “Has anything changed since last May?” *Sunday Post*, May 16, 1993.

進入議會來獲取更進一步的經濟利益，並將賄選及貪污帶入政治中。⁵⁹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實際上是民主改革的阻力。

5月運動的先鋒是來自大學、NGOs、媒體及若干政黨中的中產階級，不過，傷亡的數據卻顯示了一個不同的概念，超過半數是來自於下層社會的民眾，Sungsidh及Pasuk認為他們多數是代表來自「下層社會」(underclass)及「都市貧民」(urban poor)的青年。⁶⁰

中下階層民眾在關鍵危險期的拒絕撤退與逃離，讓整個抗爭運動得以延續下去。⁶¹與這也顯示了若缺少了其它中下階層民眾的勇敢的參與，單依賴中產階級為主軸的抗爭，力量恐怕仍嫌不足。

中產階級參與5月運動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要鞏固議會民主，使其能參與制訂對其有利的政策與立法。另外，有些中產階級部門則只想獨占民主的好處，傾向壓抑勞工的權利及忽略鄉村地區的需求，反而是學生及來自NGOs的成員，能顧及邊陲及鄉村地區的發展，並努力為其開創參與政治的空間。⁶²

另外，Anderson注意到，當軍人—官僚政體能滿足中產階級的利益時，他們對政治自由也較不在意，不過一旦經濟狀況變得不穩時，中產階級開始不滿軍人政權的貪污腐化，並轉向支持學生在1973年的抗爭活動。不過，三年過後，學生運動所帶來的激進主義及農、勞運動，讓他們覺得困惑及失望，而再度轉向支持軍人政權。因此，他們對民主的態度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而定，並無長期的展望與目標。⁶³

Surin則指出，泰國中產階級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一直都扮演著相當關鍵的

⁵⁹ Anek Laothamata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East Asian Cases." In Anek Laothamatas, e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Chiangmai: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p.1-20.

⁶⁰ *Ibid*, p.390.

⁶¹ Ji Ungpakor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Military for Thai Democracy* (Murdoch University: Asia Research Center, 1996), p.21.

⁶² Pasuk Phongpaichit in Michael Hsiao, ed., *op. cit.*, p.392.

⁶³ Ben Anderson, "Withdrawal Symptoms: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October 6 Coup,"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September 1977, pp.28-30.

角色，只是無法持續鞏固民主。⁶⁴在 1988 年，中產階級為察猜擔任首相開啟了機會，但在兩年後，卻又支持發動政變的軍方，結論是，中產階級對民主缺乏完全奉獻與支持的熱誠，儘管是個強大的勢力，但卻無法延續其影響力，而且也缺乏長遠的政治目標。⁶⁵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中產階級較關心的仍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們的政治立場可以反覆不定，依照當時的情況，在追求政治改革的團體及威權政府中間游走。Anek 也擔心，商人及中產階級可能只是視民主為暫時的解決之道，來解決政治不穩對經濟及外來投資所造成的傷害。⁶⁶

二、市民社會力量的鞏固

1992 年的 5 月運動可以說是市民社會力量的再度展現，Cohen 及 Arato 認為「社會運動」是現代市民社會的重要特徵，同時也是民眾參與政治生活的一種形式。⁶⁷市民社會的獨立提供了民主深化的動力，而社會運動則為民眾帶來了新的議題與價值。⁶⁸

此外，市民社會的概念也強調了「自願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在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在泰國，1970 年代的學生組織，以及 1990 年後的草根性 NGOs，就是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連結市民社會民主潛力及人民參與政治的角色，特別是在鄉村及地方層次。

市民社會一直以來都被強調是民主化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因子，儘管其定義仍然不是十分明確，不過，多數學者同意市民社會扮演了制衡國家，並促進民主化

⁶⁴ Surin Maisrikrod, *The Making of Thai Democracy: A Study of Political Alliances among the State, the Capitalists,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Anek Laothamatas, e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Chiangmai: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164.

⁶⁵ *Ibid.*

⁶⁶ Anek Laothamatas, "Business and Thai Democracy," in Sungsidh Piriyarangsarn & Pasuk Phongpaichit, eds., *The Middle Class and Thai Democracy*, (Bangkok, 1993), p.187.

⁶⁷ Jean 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p.19.

⁶⁸ *Ibid.*

的角色。⁶⁹就泰國而言，如果市民社會中的公眾力量夠強大的話，就有絕對的潛力來促成民主的深化，⁷⁰基於幾點理由：

(一)、市民社會能促進公眾參與(popular participation)，儘管「選舉民主」已逐漸成為泰國政治上的重要機制，但仍有廣大的人民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民選的議員變得愈來愈跋扈，他們相信選舉帶給其絕對的合法性，並開始認為所有議會外的政治活動都是非法的。⁷¹結果，在政治上的公眾參與，變得只限於選舉投票，市民社會因此成了爭取人民政治空間的主要基石。「一個健全的市民社會有能力去爭取政治權益，並監督政府及國家。它同時可以引發轉型，抗拒逆轉，並幫助民主的深化。」⁷²

(二)、透過參與市民社會組織，民眾獲得機會透過其經驗來學習民主的真諦。在選舉政治中，民主參與僅限於投票日那幾天。民眾，特別是處於鄉間的那些村民，缺乏機會投入其它形式的民主運動。然而，若是他們加入了草根性組織，他們將能見到民主系統是如何運作，並透過組織所舉辦的活動，學習如何參與團隊合作，隨著參與經驗的增加，他們也更增進對民主的瞭解。

(三)、市民社會組織可以消除或降低主從關係。主從關係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下階層的人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因此他們必須依賴他人。草根性運動將改變這樣的情況，窮人若增加其政治參與及抗爭活動，將有助於改變其觀感，從認為自己是沒有能力的想法轉換為自己是有力量去做出抗爭的，而不

⁶⁹ Gideon Baker,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ossibility," *Politics*, vol. 18, no.2, pp. 81-87.

⁷⁰ Somchai Phatharathananunth,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ailand: A Critique of Elite Democracy," in Duncan McCargo, ed., *Reforming Thai Politics* (Denmark: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2), p.139.

⁷¹ Surin Maisrikrod and Duncan McCargo, "Electoral Politics: Commercialization and Exclusion," in Kevin Hewison,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p.148.

⁷² J. L.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V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

再需要依賴主從關係。⁷³

(四)、市民社會組織是保護鄉村地區弱勢階層的重要機制。以往地主或地方政府皆會盡其所能剝奪其權利，為了水壩營建計劃或是開墾農場，使用暴力的方式向農民徵收農地。而農民保衛其生命與財產唯一的方式是自我組織來對抗入侵者，這時，草根性組織將是弱勢團體的屏障。

(五)、市民社會組織的參與者將會產生反霸權的意識形態，這有利於民主發展。這種意識形態可說是抗爭下的產物。藉由參與集體行動，群眾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與國家間的關係。窮人瞭解到若他們能夠團結，則他們將能有力量與國家談判協商，使政府順從其要求。另外，抗爭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而非為了製造麻煩。

不過，要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及市民社會的民主化，仍有很大的不同。在國家層次，民主的問題主要是集中在制度的建構上，例如，如何去分配責任，以及如何平衡人民權利及政府權力等。但在草根層次，民主是要喚起人民的政治意識，以及鼓勵人民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5月運動之後，證明了民主意識已普遍存在於市民社會之中，在市民社會的抗爭獲得成功之後，更是加深了其信心並更加鞏固了其力量，日後統治階層若想再藉由武力的方式來鎮壓民眾的聲音，恐將難以成功。市民社會反而得面對的是內部的問題，例如怎樣組織更有效率的活動、如何在政治參與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以及解決市民社會組織間的衝突等問題。

⁷³ Peter Bachrach and Areyeh Botwinick, *Power and Empowerment: A Radical Theor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0.

三、「抗爭循環」(Cycles of protest)

Summy在檢視泰國的政治發展史之後，認為其間存在著一個「抗爭循環」(cycles of protest)，並將泰國的政治及抗爭活動區分為三個領域(sphere)：「傳統的」(conventional)、「暴力的」(violent)、及「非暴力的」(non-violent)，這三個層次有可能重疊或影響彼此，他藉著 1992 年的 5 月事件演變過程來解釋抗爭運動在這三個領域間的轉變：⁷⁴

- 1、1992 年 4 月：因憲法問題，而在傳統政治領域產生了危機。
- 2、4 月 7 日：國會無法滿足人民的需要，抗爭因此轉變到非暴力政治的領域，群眾開始進行絕食及和平的示威活動。
- 3、5 月 8 日：政府由暴力政治層次威脅示威抗議者，但非暴力的抗爭活動仍持續進行著。
- 4、5 月 11 日：抗爭者促成傳統政治領域的協商，在政府承諾透過國會推動憲法修正之後，逐漸解散。
- 5、5 月 17 日：國會並未有所動作，於是抗爭又轉回了非暴力領域的示威活動，並導致了軍方的暴力回應。
- 6、5 月 18 日：國會及政府機關關閉，並於曼谷及週圍省份實施宵禁，示威者在 Rajdamnoen Avenue 進行暴力抗爭，但非暴力的抗議行動亦持續著。
- 7、5 月 19 日：非暴力領域再度於曼谷南甘杏大學出現。
- 8、5 月 20 日：王室介入，要求蘇欽達及詹隆停止暴力行為，並協商解決之道。
- 9、5 月 25 日：非暴力的行動擴展至社會及經濟領域，要求制裁軍方領導人。
- 10、6 月—9 月：傳統政治領域在憲法修正、任命安南為臨時首相，及 9 月大選過後，重回常態；CPD 及 CFD 則繼續為推動更進一步的憲法改革而努力。

⁷⁴ Ralph Summy, "Democracy and Nonviolence," *Social Alternatives* 12, no.2 (July 1992), pp.15-19.

5月事件的抗爭循環是從1991年2月的政變開始展開，在1991年11月的反NPKC憲法中達到第一次的高峰，之後又逐漸消退。到了1992年3月，PollWatch的動員監督大選帶來了第二次的高潮，最後是4-5月的群眾示威運動。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泰國的抗爭運動有著消-漲(ebb-flow)的特質，不管是使用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這樣的抗爭不斷地循環著。

從這個抗爭循環的角度來看，1992年的5月事件將不是最終的戰役，它將只是漫長抗爭過程中的一個片段，就如同1973年及1976年的學生運動一樣，在完成真正的民主化及民主鞏固之前，這樣的抗爭循環將會持續著。

1992年的5月運動，軍方對集結民眾進行血腥鎮壓，至少造成了40人死亡，以及600多人受傷，最後導致國王再度直接介入政局，使得蘇欽達在5月24日下台，結束其短短48天的統治。⁷⁵Neher解釋造成蘇欽達下台的原因是其「低估了國內與日俱增的知識份子及人民對民主渴望的力量。」⁷⁶

四、學生角色的轉型

在1970年代，參與群眾運動的份子可以被區分為清楚的階級或團體，示威者通常會依其特質或職業來稱呼，如「學生」、「勞工」、或「農民」，但隨著泰國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民眾組織的方式及策略亦有所不同，也由於參與的群眾太多且範圍含括太廣，因此已無法以簡單的分類來作區隔，只能用模糊的字眼「暴民」(mob)來稱呼。

這種「暴民文化」可說是由1973年10月學運後，左翼及右派團體間的抗爭轉化而來。當時軍方見到了學生—勞工—農民聯合起來的龐大力量，深恐會威脅到自身的利益，因此，鼓動了自己的「mob」：「紅衛隊」、「納瓦朋」及「鄉村童子軍」等去對付學生及左派組織，這些右翼組織受到來自軍方及警方財務上的援

⁷⁵ *The Economist*, May 30, 1992.

⁷⁶ Neher, *op. cit.*, p.603.

助，但他們實際上並非持久的組織，而只是特別的「特殊」團體。⁷⁷

到了1992年，「學生」從當年的領導角色轉型成為廣大「暴民」力量之一。1992年5月18日，當軍方鎮壓群眾，並逮捕了這次運動名義上的領導人——曼谷市長詹隆後，不只是軍方自己，甚至連媒體也都認為這次的活動應該是已經告一段落了。

這樣的想法應該是源自於1976年10月6日軍方鎮壓學生運動的經驗，前學運份子Prapoj Sithep曾對1976年10月學運失敗的原因提出看法，他認為：「1976年群眾的力量之所以遭到鎮壓，是由於力量太過於集中在學生組織中。」⁷⁸因此，一旦學生在法政大學中的集會遭到軍方武力鎮壓，在缺乏領導的重心之後，民主運動也隨之劃下句點。

但在1992年5月則是截然不同的情況，儘管領袖詹隆遭到逮捕，示威者卻仍然持續著抗議活動，同時也採取了新的策略與方式。事實上，在詹隆被捕後，參與的群眾更是不減反增，詹隆自己也感到相當訝異，他之後提到，當他被軍方逮捕時，他認為這場示威活動應該是要結束了。⁷⁹孰料整個運動更加蓬勃發展，這樣的形態與1976年大相逕庭。

另外，隨著社會的進步，「物質主義」(materialism)及「消費主義」(consumerism)抬頭，並深深的影響了當代的學生，這或許也是讓學生在改革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漸淡化，回歸學生本分的原因之一，而改由力量逐漸茁壯的中產階級來扮演領導的主軸。⁸⁰

不過，毫無疑問的，5月事件仍深受1970年代學生運動所影響，其結果也相同：軍方血腥鎮壓，造成泰王介入，軍方脫離政治舞台。許多領導5月運動的人士，亦皆曾參與過1970年代追尋民主及社會正義的學生運動，多數正值30

⁷⁷ Prudhisan Jumbala, *Nation-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ailand: a Political History*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2), p.112.

⁷⁸ William A. Callahan, *op. cit.*, p.85.

⁷⁹ *Ibid.*, p.86.

⁸⁰ Prawase Wasi, "An Overview of Political Reform," in Duncan McCargo, ed., *Reforming Thai Politics* (Denmark: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2), p.26.

到 40 歲之際，擔任工會領袖、NGOs 的領導人、專業人士及企業家等。⁸¹

簡言之，1992 年 5 月的群眾運動，沒有單一的參與者的重要性能被排除，1973-1976 年間由學生運動所散播的民主的種子，到了 1990 年代逐漸開花結果，不但政治環境更加開放民主，人民的政治意識已較從前增強許多，雖然 5 月運動常被稱為「中產階級革命」(middle class revolution)，但事實上，在這次的抗爭過程中，每個階級與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1992 年的 5 月運動，不僅僅只是推翻了軍人的獨裁政權，它更挑戰了深層的政治結構，希望能帶來本質上的真正改變。

⁸¹ Ji Giles Ungpakorn, "From Tragedy to Comedy: Political Reform in Thailan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 32, No. 2, 2002., p.194.